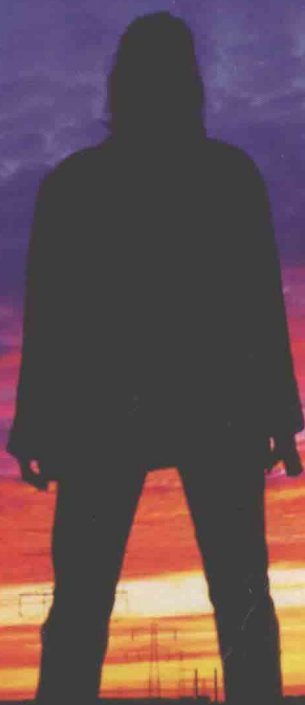


复活

Resurrection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时代文艺出版社

Resurr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下)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I·1759

定价：527.00元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地。”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小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尽管这一小块地方集居了十万人，他们极力糟踏所居住的土地，尽管他们把石块填进地里，不让土地再生长什么，尽管所生长的青草全被踏平，到处散发着煤烟和石油的气味，尽管树林被砍伐，所有的动物和鸟类被驱散——然而，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太阳烤晒着，只要在没有铲除青草的地方，不仅在林荫路地段，而且在石板缝间，青草到处都在复苏，生长，泛出碧绿的颜色；白桦、柳树、李树吐出粘湿的清香的叶子，菩提树露出待放的幼芽；白嘴鸭、云雀和鸽子像往年春天一样，都准备做巢，喜欢晒太阳的苍蝇在墙壁上嗡嗡叫着。花草、鸟儿、昆虫，还有孩子们都欢天喜地。而人们，成年的大人们，却在折磨和欺骗自己，以及相互折磨欺骗着，并且相互欺骗和折磨。人们认为，神圣的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

晨，不是那个为造福所有的生命由上帝赐予的世界的美好，——有利于和平、协调和仁爱之美，神圣和重要的却是他们自己幻想统治别人。

所以，在省监狱办公室里，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赋予所有动物和人们以春天的激动和欢乐心情，而是前不久收到的一封编了号码、加盖官印和注明案由的公函，要求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早晨九点钟以前，将关在监狱的三个受审讯的犯人，两个女犯和一个男犯押送出庭。女犯中一个是最重要的案犯，应单独押送。于是，依照这一指示，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点钟，看守长以及跟随其后一个身穿长衫，袖子上镶着饰线，系一条镶兰边腰带，面色憔悴、长着鬈曲灰发的女看守来到了昏暗而且臭气熏人的女监走廊。

“您是提马斯洛娃吗？”她和值班的看守长来到一间面向走廊开门的牢房前，问道。

那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咣啷作响，开了锁，打开牢房的门，从那里冲出一股比走廊更加恶臭的空气，他喊道：

“马斯洛娃，出庭去！”他等了一会儿，又把门掩上了。

就算在监狱里也有被风吹到城里的郊野的清爽空气。然而在走廊里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传染伤寒病的空气，散发着粪便、焦油和霉烂物的臭味，使每一个进来的人会立即感到心情沮丧和抑郁。从院里进来的女看守，虽然已习惯了这种恶劣的空气，但仍然有这样的感觉。她来到走廊里，突然觉得疲惫，困倦。

牢房里传来一阵忙乱声，是女人的说话声和赤脚走动的响声。

“马斯洛娃，快一点，麻利点嘛，！”看守长冲牢房门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子从门口健步走出来，迅速转过身去，站在看守旁边，她穿一件灰色长袍，里面是白色短上衣和白色裙子。这女人脚上穿的是亚麻布长袜，袜子外面套一双囚犯穿的厚靴子，头上扎一块白色的三角头巾，显然是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她脸色苍白，这是被长期幽禁的人才有的脸色。这颜色又让人联想起地窖里土豆发出的嫩芽。那双手及脖颈也是这样的颜色。这张苍白无光的脸上，有一对乌黑、闪光、稍许浮肿然而非常精神的眼睛，其中一只又带点儿斜视，特别勾人魂魄。她站得笔直，挺着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停下脚步，她稍稍抬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准备去做要求她做的一切事情。看守准备关门时，一个未戴头巾的灰头发老婆子从门里探出一张苍白、严厉、满是皱纹的脸。于是那老婆子对马斯洛娃

小声说着什么。很快看守用门抵住了老婆子的脑袋，那脑袋便消失不见了。牢房里传出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笑了笑，并转脸对着安了铁栅的窗口。那老婆子从里面奔向窗口，用嘶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多说。认定一种就够了。”

“但愿只有一种，不会有更糟的了。”马斯洛娃摇摇头说。

“当然，只有一种，不会有两种，”看守长用特有的俏皮口气说。“跟我走！”

从小窗口露出的老婆子的眼睛消失了，马斯洛娃来到走廊中央，随即迈着很快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沿着石砌的楼梯下楼，经过几间比女监更恶臭更嘈杂的男牢房，所有门上的通气孔后面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瞧。他们来到办公室，已有两个荷枪的押解兵在那里站着。坐在那里的书记官便把一张散发烟草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接收这个犯人。”

那士兵（他是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农民，长着一张长麻子的红脸盘）随手把公文塞进大衣袖口的翻边里，笑嘻嘻地当着女犯人对他的同伴、一个宽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士兵带着女犯下了楼，向大门口走去。

在大门的门上，有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里，再走出院墙，然后沿石砌的街道中间走，穿过城市。

车夫、小店主、厨娘、工人和官员都停住脚步，好奇地瞧这个女犯：有的人摇摇头，心想，“瞧瞧，干那种坏事落得个什么下场。”一些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心想幸亏有士兵跟着她，现在她才不会干出什么事来，才让人放心。一个卖炭的乡下农民，在小饭馆喝足了茶，慢慢走到她面前，自己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同情地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觉到人们向自己投来的目光，便悄悄地、并不转脸，只是斜眼瞥一下瞧她的人。人们对她的注意让她感到快活。那清新的、较之监狱里更具有春天气息的空气也让她舒心。然而，笨重的、又紧紧包在囚犯靴子里的双脚已不习惯走路，走在石板路上就觉得疼痛，她瞧着自己的脚，尽量走得轻一些。经过一家粮店，门前一些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欺负它们，女犯差点儿踩着一只灰鸽子，那鸽子一惊，振起翅膀，呼啦啦从她耳边飞起，给她带来一阵风。女犯笑了笑，然后想起自己的处境，沉重地叹了口气。

女犯马斯洛娃的经历很平常。马斯洛娃是一个未婚女仆的女儿，这个女仆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两个地主的老小姐家里。这个未婚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像乡下常有的情况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后来母亲却不喂养这本来不想生养的、没有用处而且妨碍工作的孩子，于是孩子就很快饿死了。

五个孩子就这样死去了。他们都受过洗礼，后来不喂养，随之死去。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生养的，是个女婴，她的命运本来也是和前五个同样的，可是，恰好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责骂饲养牲口的家奴不该把奶油做得带牛腥味。恰好正碰着产妇带着漂亮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小姐责骂奶油做得不好，责骂不该让生孩子的女人到牲口棚来，正想离开时，却回头看见了那个孩子，就动了怜悯之心，产生了做孩子教母的想法。她给这个小女孩受了洗，十分可怜这个小女孩，便拿钱和牛奶给那母亲，于是小女孩活了下来。两位老小姐便叫她“救活的娃娃”。

小孩三岁时，她的母亲生病去世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自己，于是两个老小姐把小女孩带回自己家里抚养。黑眼睛的小姑娘生得非常活泼而且讨人喜欢，两个老小姐也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较和善，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就是她给小姑娘受的礼，姐姐则比较严厉，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打扮小姑娘，教她读书，想把她培养成养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培养成女佣人，好侍女，因而她很严厉，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乱骂甚至殴打小姑娘。因此，在这两种情况的影响之下，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成了半个使女半个养女。这样她就有了一个中性名字，既不是卡齐卡，也不是卡坚卡，而叫卡秋莎^①。她学会了做针线，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烧肉，磨咖啡，煮咖啡，洗衣服，有时陪两位老小姐坐坐，为她们朗读。

有人给她提亲，但是她谁也不愿嫁，她认为，她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会很艰苦，她已经习惯了地主家的舒服日子。

^① 卡齐卡，卡坚卡分别是正名卡捷琳娜的卑称和高雅的爱称，而卡秋莎则是一般的爱称。

她这样生活着一直到十六岁。她刚过十六岁的时候,这两位老小姐的大学生侄子,一位很有钱的公爵来到她们家里,卡秋莎就爱上了他,但并未对他表白,甚至自己也不承认这一点。后来,又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参战的征途中顺路看望姑姑,在她们家里住了四天,临行前夕勾引奸污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便离开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看见什么都心烦,她只是想,如何才能摆脱等待她的那种耻辱,她不愿意地服侍着两位老小姐,每天只是应付差事。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竟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说过很多粗鲁话,后来自己也后悔了,要求结账辞工。

两个老小姐对她越来越不满意,就辞退了她们。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当使女,然而她只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分局局长、一个五十岁的老头时常纠缠她,有一次,他逼得特别紧,她发火了,骂他“傻瓜”和“老鬼”,并猛推他的胸部,把他推倒在地。她因粗暴被辞退了。这时她不能再找工作,因为她很快就要生产了。她搬到一个农村的寡妇家住,这个女人是接生婆,还兼做酒生意。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在乡下给有病的产妇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因此生下的男孩被送进了育婴堂,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就死了。

卡秋莎刚住进生婆家的时候,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的。当她离开时,只剩下六卢布。她不会节省,除了自己花,谁来要钱她就给谁。接生婆收她生活费用(吃饭,喝茶),两个月收取四十卢布,送走孩子花去二十五卢布,四十卢布又让接生婆借去买牛了,二十卢布也是这么花光了——买了衣服和小礼品,所以当卡秋莎恢复健康时,她已经没钱了,不得不找份工作做。她去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儿干。可是她的命运好象跟她过不去似的,林务官是结过婚的,简直和那个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开始他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千方百计躲着他,可是他比她经验丰富,也更有心计,重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她,逼她就范,抓到机会便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有一次,碰到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在一起,便跑过来打她。卡秋莎也不饶人,她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她被赶出了家门,也没有付给工钱。最后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母家落了脚。姨母的丈夫是装订工人,以前生活宽裕,如今把现有的雇主都丢掉了,经常酗酒,凡是能弄到手的东西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一间小洗衣坊，依靠这营生养活孩子，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母提出要让马斯洛娃给她当洗衣工。可是看到姨母家的洗衣女工所过的那种艰苦生活，马斯洛娃犹豫了，随后到事务所去找女仆的活儿干。她在一位太太带两个中学生儿子的家里找到了工作。她来到这一家，过了一个星期，那大点儿的，长着唇髭的儿子、六年级中学生却丢掉学习，又缠着马斯洛娃不让她安宁。母亲把这所有的过错都算在马斯洛娃头上，又把她辞退了。新的工作没有找到，马斯洛娃又到佣工事务所，在这里她遇到一位在裸露的胖胳膊上戴花镯子，手上戴宝石戒指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了前来找活干的马斯洛娃的境况之后，把自己的住址给了她，约她到自己家里去。马斯洛娃便去找了她。那位太太亲热地接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葡萄酒，还派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便条。傍晚，来了一位留着花白长发和灰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这个老头儿马上紧靠马斯洛娃坐下，他眼里闪着光，和她开起玩笑来。女主人把作家叫到另一个房间，马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从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叫过马斯洛娃来说，他是位作家，很有钱，如果能讨他欢心，他会不惜一切。她讨到了他的欢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求要经常跟她见面。这钱很快花掉了，用于支付姨母家的花销和购买新衣服、帽子和纱带。过了些天，作家又一次派人叫她去。她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并提出跟她搬到一处单独的房子住。

马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房子里，但又爱上了一个同院的开朗快活的店员。她向作家谈了这些情况，并且搬到一处单独的小房子里住下来。那个店员答应和她结婚，却不辞而别，去了尼日尼，把她抛弃了，马斯洛娃又成了孤家寡人。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但是不允许。派出所所长告诉她，只有领到黄票子^①接受监督，才能这样住下去。她只得又来到姨母家。姨母见她身穿时髦的连衣裙，披斗篷，戴帽子，以为马斯洛娃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便恭恭敬敬地接待她，更不敢向她提起做洗衣工的事。对马斯洛娃来说，现在做不做洗衣工的问题已不存在，她怀着深切的同情心，看着那些面色苍白、手臂枯瘦的洗衣女工在前面几间房子里过的牢狱般的生活，她们在无论冬夏都开着窗户的三十度肥皂水蒸气中洗漱、烫熨衣物，由于劳累有些人已患了肺病，一想到自己也可能干这种苦役，心里就发怵。

^① 黄票子是旧俄时代发给妓女的许可证。

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没有遇到一个保护人，马斯洛娃感到生活特别困难。这时恰好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婆子找到了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很早就开始吸烟了，可是在她和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她被遗弃之后，她越来越喜好喝酒。酒之所以吸引她，不单是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多的是因为酒能够麻醉自己，能够让她忘记一切她所经历的苦难，使她纵情欢乐，相信自己的尊严，没有酒喝她就做不到这些。不喝酒她总是心情沮丧，感到羞愧。

那婆子设宴招待姨母，灌醉了马斯洛娃，向她说明到城里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当妓女，并向她列举处于这种地位的各种好处和优势。马斯洛娃面临选择：或是处于仆人的卑微地位，这样大概会受到男人的追求，并秘密地另时性地与人通奸；或者处于一种有保障的稳定的合法地位，与人通奸则是公开的，受法律保护，报酬优厚而且是经常性的；她选择了后一种。此外，她想用这种办法报复那个诱奸她的人、那个店员以及所有和她作对的人。同时，那婆子对她说，她可以为自己定做任何衣服，只要自己愿意——天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以及裸露肩膀和手臂的舞会服装都行。所有这些对她极富诱惑力，也是最终下决心的原因之一。马斯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镶着黑天鹅绒饰边、裸露肩颈的黄灿灿的丝绸连衣裙的时候，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把身份证交了出去。就在当天晚上，那婆子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打那时起，马斯洛娃开始过一种非正常人的生活，一种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经常犯罪的生活，成千上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受到关怀公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十之八九结果是染上痛苦的疾病，最后未老先衰而死亡。

午夜狂饮行乐之后，早晨和白天就沉沉昏睡。午后两三点，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铺起来，由于饮酒过量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长袍在房间里懒散地蹒跚，从窗帘后面向外张望，有气无力地相互吵骂；然后洗漱、擦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了衣服跟老鸨吵架，仔细照镜子，涂脂抹粉，描眉，吃油腻的甜食；再后是穿裸露肉体的鲜艳的衣服，来到装饰华丽、灯火通明的厅堂，等着嫖客到来，音乐，跳舞，糖果，葡萄酒，抽烟，和各种男人通奸，其中有年轻人、中年人、像大孩子的人、糟老头、单身汉、有家室的、商人、店员、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人、穷人、健康的、有病的、酒鬼、清醒的、粗鲁的、温存的、军人、文官、大学生、中学生——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叫喊和喧

闹,打架和音乐,吸烟和饮酒,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亮。只是到了早晨才能解脱,沉沉地睡上一觉。日复一日,每个星期如此。周末还要到国家机关——警察分局去,在那里,办理公务的官员、医生都是男人,但他们却丧失了大自然为了杜绝犯罪不仅赋予人而且赋予动物的羞耻心,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带着猥亵的嘻笑为这些女人做检查,并准许她们在一周之内连续干那些她们与合伙者所干的勾当。下一个星期天也是如此。总而言之,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平日也好,节假日也罢,每天都是重复罢了。

马斯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个年头,就是初次失节之后第八年,当时她二十六岁,她出了事,为此被抓,在监狱里和杀人犯、强盗一起过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解出庭受审。

三

马斯洛娃被押解兵带着走过很长一段路程,精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大楼的时候,她养母的那个侄子,曾经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正在高大的铺着羽绒垫子的被单揉皱的床铺上躺着,胸部皱折熨得平整的,洗得十分干净的荷兰布睡衣的领口是敞开的,他正在抽烟。他的一双发呆的眼睛凝视着前面出神,他在想今天应该做的事和昨天发生的事。

他想起昨天科尔恰金家的晚会,这是一家名声显赫的富绅人家,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叹了口气,扔掉燃尽的烟蒂,打算从银制的烟盒再取一支,可又改变了主意,把两只光滑的白脚从床上放下来,穿上拖鞋,把丝绸长袍披在宽厚的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很快向卧室隔壁的卫生间走去,这里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的气味。他开始用特制的牙粉刷净多处经过镶补的牙,又用香味漱口水漱过嘴,然后洗浴全身,再用各种毛巾擦拭干净。拿香皂洗过手,用小刷子仔细拭净长指甲内的污垢,在大理石的大脸盆里洗过脸和脖颈之后,再到与卧室隔一间屋的房子里,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淋浴。在这里用冷水洗浴骨骼强健、脂肪丰满的白净身子,用毛巾被擦拭干净,然后穿上熨得平整的干净内衣和擦得像镜子般发亮的高筒皮鞋,坐在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弯曲的小黑胡子和脑袋上前部已经变得稀疏的鬈发。

他使用的所有物品以及他的化妆用品:如内衣、外衣、鞋子、领带、扣

针、袖扣，都是最高级的价格昂贵的品种，朴素中显出坚实而且贵重。

涅赫柳多夫从十几件领带和胸针里随手捡出两件（以前做这事是新鲜有趣的，现在完全无所谓了），穿上已经刷好、摆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这时，他虽然不算是朝气蓬勃，但是干净清爽，香气扑面，他走进一间长方形的餐厅，这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过了，地板上摆着一个很大的橡木食品柜和一张同样很大的可以伸缩的桌子，桌子腿雕成狮爪形状，远远叉开，很有一副庄严气势。这桌子上铺着浆洗过的薄桌布，上面饰有很大的家徽花字，桌上摆放的是：盛着喷香咖啡的银制咖啡壶，还有同样考究的糖盒，装有煮化奶油的罐子和一个食品篮，里面盛着新烤的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刚出版的“Revue des deux mondes”^①。涅赫柳多夫刚要取信看时，从通向走廊的那扇门里稳步走来一个身着丧服、已过中年的胖女人，头戴花边头饰，用以遮掩渐渐变宽的分发的缝隙。这是不久前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如今她留在这里给涅赫柳多夫当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在不同的时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在国外度过了大约十个年头，已具有贵夫人的外貌和气派。她从小就住在涅赫柳多夫家，还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叫米季卡^②的时候就了解他。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今天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这里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家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家来的。女仆早已送来了，她还在那里等回音呢，您看了吗？”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递过信来，意味深长地笑着问。

“好啊，马上，”涅赫柳多夫接过信，说道，他看见阿格拉费娜在笑，便皱起了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说明着那封信是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在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看来，涅赫柳多夫肯定准备和她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以笑容表露出来的这种推测，让涅赫柳多夫感到一些不快。

^① 法文：《两世界杂志》，巴黎出版的法文杂志，当时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

^② 德米特里的昵称。

“那么，我告诉她等一等，”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从桌上捡起放得不是地方的小刷子，摆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边说着，一边缓步从餐厅走了出去。

涅赫柳多夫把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那封带香味的信拆开，开始读信：

“我要履行自己承担的帮助您记事的责任，”在一张灰色的边缘不齐的厚信纸上，写着尖细而稀疏的字迹，“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参加陪审员出席的审判，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您昨天以您固有的草率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参观画展了，à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①。因为您不能按时出庭。昨天您走后，我才想起这件事。那么，您不要忘记了。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在信背面又附加一段话：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ler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

玛·柯。”^②

涅赫柳多夫十分为难了。这封信是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来精心对他下功夫的一种表现，目的在于用无形的线将他和她更紧地拴在一起。不过，除了不太年轻和并非热恋的人对结婚常常抱有的那种犹豫不决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其他一个原因，使他即使下了决心，现在也不能求婚。这原因并不是他十年前奸污了卡秋莎，并把她遗弃了，这件事他早已忘记了，而且他根本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原因在于，这时他和一个已婚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他这方面如今已经断绝了，可是她还没有认可。

涅赫柳多夫跟女人相处胆子很小，然而正是他这种胆怯使这个已婚女人产生了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涅赫柳多夫前往参选的一位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这女人引诱他，和他发生了男女关系，这种关系对涅赫柳多夫来说，一天胜似一天地吸引着他，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引起他的反感。开始涅赫柳多夫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后来他觉得自己对她是有罪的，

① 法语：如果您不愿向地方法交纳三百卢布罚金的话，这笔款子是您宁可用于买马的。

② 法语：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餐具一直等您到深夜，无论多晚您一定要来。

不经她同意而断绝这种关系，对她是不公平的。这就是涅赫柳多夫以为即使自己愿意向科尔恰金娜求婚也无权这样做的原因。

恰好桌上放着一封这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涅赫柳多夫看见那笔迹和邮戳脸当即就红了，立即觉得情绪冲动，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总是有这样的感受。然而他的激动却属多余，那个丈夫，也就是涅赫柳多夫的主要田产所在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通知涅赫柳多夫，订于五月末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他邀请涅赫柳多夫届时一定莅临，并在自治局会议即将讨论的学校和车马大道问题上 donner un coup d'épaule^①，因为讨论这些问题会遇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物，他同一些志趣相同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出现的反动势力，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斗争，丝毫没有发现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

涅赫柳多夫思考他所经历的与这个人有关的所有的痛苦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觉察了他们的关系，准备和他决斗，他打算决斗时对天开枪，还想象与她有关的可怕的场面，当时她在绝望中跑到花园的池塘，准备跳下去自尽，他跑过来抱住她。“我不能去，而且在她答应我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心想。一个星期之前，他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信中承认自己有错，打算以任何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但仍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应当就此了结。现在他等待回信，但没有收到回音。没有回音多多少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就会像她以前那样，老早就会写信来，或者甚至亲自找来。涅赫柳多夫听说，现在那边有个军官正在追求她。这消息使他嫉恨，同时也令他高兴，因为有希望摆脱那种折磨他的虚伪的关系。

第二封信是管理田产的总管家写来的。管家写道，要涅赫柳多夫一定要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继承权。此外，还要解决如何继续经营的问题：是像亡人在此时那样经营，还是照他曾经向亡故的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提出的那样，增添农具，把所有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自己耕种。管家写道，这种经营方法更为划算。同时管家表示歉意，因为按计划应当月初寄出三千卢布，寄得迟了点。这笔款子将在下一邮班寄出。他寄得迟了是因为没有及时从农民手里收上款子，这些农民很不诚实，以致于为了强制执行而向当局求助。这封信既让涅赫柳多夫高兴，又让他

① 法语：鼎力相助。

不痛快。高兴的是,觉得自己拥有大量的财产,不痛快的是,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曾是赫伯特·斯宾塞^①的狂热信徒,现在成为大地主之后,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有关正义不容许私有田产的论断特别令他感到惊讶。他不但以青年人的直率和果断说过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仅在大学里著文对此加以论述,而且当时他真的把小部分土地(不是属于他母亲的,而是他自己继承父亲的那一部分)送给了农民,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占有土地。现在依照继承权他成了大地主,应当从以下两种做法中选择一个:或者拒绝自己的私人财产,十年前他对于父亲遗留的二千亩土地就是这样处理的,或者默认所有自己以前的思想是错误和虚伪的。

第一种做法他不可能办到,因为除了土地之外,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不愿去供职,再说,他早已养成了过奢华生活的习惯,认为不可能丢掉这种习惯,而且也无须这样做,因为青年时代具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那种坚毅果敢,那种追求一鸣惊人的虚荣和欲望已不复存在了。至于第二种做法,占有土地是不合法的这种明确而不可否定的论点,他无论如何难以摒弃,这些论点他当时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汲取的,后来他又在亨利·乔治^②的著作里找到了光辉的论证。

正是如此,总管这封信才让他感到不痛快。

四

喝完咖啡,涅赫柳多夫到书房翻阅通知书,看他应该几点到法庭,并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必须经过画室。画室里摆着一副画架,上面有一幅翻倒的已经开始画的画,还挂着一些小画稿。看见这幅他经过两年奋斗的结果,一些小画稿以及整个画室,他想起,最近一个时期他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已无力继续从事绘画工作。他解释这种感受的缘由是审美感成熟得过于精细,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令人非常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放弃公职,认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并且从艺术活动的高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论创始人之一。社会学中有机学派奠基人。《社会静力学》是他早期著名的著作,该书论证土地私有制是不公正的。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观点。

^②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发展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征收统一税的做法,得到了托尔斯泰的热烈拥护。

度，看待其他所有的工作时总带着几分鄙薄。现在看来，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因此，想起这些就不痛快。他怀着压抑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所有这些精致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十分宽敞，摆放着各种摆设、设备和日常用品。

涅赫柳多夫很快在一张大桌子抽屉的“急件”里面，找到了通知书，上面写着必须在十一点出庭，他坐下来迅速给公爵小姐写便条，说他感谢她的邀请，并力争去吃午饭。可是他写完后却把它撕了，因为写得过于亲热，于是又写另一张——冷冰冰的，有点儿侮辱人。他又撕掉了，并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按钮。一个上了年纪、围着灰色棉布围裙的仆人走进门来，他面色阴沉，脸刮得光洁，留着络腮胡子。

“请派人去叫辆马车。”涅赫柳多夫说。

“是。”

“再去说一下，外边有科尔恰金家的人还在等候回音，说我表示感谢，尽力前去。”

“这样做不礼貌，但是我不能写信。反正今天就和她见面。”涅赫柳多夫心想，出去换衣服了。

他换好了衣服，走到门廊的时候，一辆熟悉的橡胶轮胎的马车已经在等候他了。

“昨天您刚从科尔恰金公爵家出来，”车夫把藏在长衫白领子里的黝黑结实的脖子转过一半来，说道，“我就驾车到了，门房说‘刚走’。”

“车夫都知道我和科尔恰金家的关系，”涅赫柳多夫心想，最近这段时间，那个时常萦绕在他心头尚未解决的问题：应不应该和科尔恰金娜结婚，此时又在他的心里出现了。他对这个问题像对待大多数此刻面临的问题一样，不管怎么考虑，无论如何都决定不下来。

结婚的好处一般说来有：首先，结婚除了家庭温暖所带来的愉快之外，可以排除不正常的性生活，能过合乎道德的生活；其次，也是主要的，涅赫柳多夫寄希望于家庭、孩子能赋予现今的空泛生活以新的意义。由此说来，这是赞同结婚的理由。反对结婚的理由一般说来有：首先，所有不年轻的单身汉普遍会担心失去自由；其次，不知不觉地对女人这种神秘生物抱有恐惧心理。

具体讲，和米茜（科尔恰金娜原名叫玛丽娅，像上流社交圈的所有家庭一样，他们都用这个绰号称呼她）结婚的好处有：首先，她虽然是贵族出身，但在各方面，比如衣着、谈吐、步态、笑容，都与普通人不同，这倒不是

什么出类拔萃,而是“正派”——他不知道有别的什么词能形容这种品德,他对这一品性的评价很高。其次还有,他对他的评价高于对其他所有人的评价,因而在他看来,她是了解他的。而这种对他的了解,就是确认他的高尚的尊严,对涅赫柳多夫来说,这证实了她的聪明才智,也说明自己对她的判断没错。反过来说,反对和米茜结婚的理由是:首先,大约很有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茜更优秀,因而对他也更般配的姑娘;其次,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绝对恋爱过——这种想法使得涅赫柳多夫非常苦恼。他的傲气不能容忍她过去爱的不是他。当然,她不可能预料她会遇到他,但是,一想到她过去可能爱过某人,他就觉得受了侮辱。

这样,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大致相当,且这些理由是势均力敌的,涅赫柳多夫嘲笑自己,称自己是布里丹策下的驴子^①,总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吃两捆草中的哪一捆。

“不过,不得到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答复,不和她完全断绝关系,现在至少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对自己说。

认识到他可以而且应该推迟做出决定,他感到欣慰。

“不过,这一切以后我还得认真考虑,”当他的四轮马车完全不出声地跑到法院大门前的沥青大路时,他对自己说。

“现在我必须良心尽自己的社会义务,我平时是这样做的,也认为应当这样做。不过,这样做往往也是有道理的。”他对自己说,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了法院的前厅。

五

涅赫柳多夫进来时,法院走廊里人们已经紧张地忙碌起来。

警卫一会儿快步行走,一会儿甚至小跑,脚不离地面,只是蹭着地走,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委托文书和文件跑前跑后。法警、律师和法院职员都各忙各的,原告或是未被拘押的被告沿墙边无精打采地来回走动,或者坐下来等待,似乎等的有点不耐烦了。

“地方法庭在哪里?”涅赫柳多夫问一个警卫。

“您问的是哪一个?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① 十四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写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驴子,因为不能决定在两捆相同的草料之间吃哪一捆好,竟然饿死了。该词意为:优柔寡断的人。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清楚了。从这里向右，然后向左拐，第二个门。”

涅赫柳多夫照他的指点去了。

走到被指的那个门旁，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等待：一个是高个子，胖胖的商人，性情温和，显然他已酒足饭饱，心情很愉快。另一个是犹太血统的店员，他们在谈羊毛价格。这时涅赫柳多夫向他们走来，问这里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是这里，先生，是这里。也和我们一样是陪审员吧？”那位性情温和的商人快活地眨眨眼，问道，“那咱们要一块儿工作了。”他听到涅赫柳多夫的肯定回答后接着说，“二等商人^①，巴克拉绍夫，”他说，把一只又软又宽、没有力气的手伸过来，“又要工作一阵子了。请问尊姓大名？”

涅赫柳多夫报过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算宽敞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几个不同职业的人，都是刚刚来到，有的人坐着，也有的人来回走动，彼此打量着，做自我介绍。有一位是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他人有穿常礼服的，有穿西服上衣的，只有一位穿紧腰长外衣。

尽管做陪审员这件事使许多人丢下了自己的事务，尽管他们说这件事拖累人，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在做一件社会上的重要的事，脸上流露出某种愉快的神色。

陪审员们有的通过自我介绍而认识，有的刚刚揣测出对方是什么人，他们都在谈天气，谈早春季节和面临的案子。有些不认识涅赫柳多夫的人，急忙来和他结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的荣幸。涅赫柳多夫像平常对待不相识的人一样，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如果有人问他，他为什么自视比多数人出众，他也回答不出，因为他的全部生活并未表现出一点儿特别优越之处。以及他能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和德语，至于他的内衣、外衣、领带和袖扣都是从最高级的供应商店买来的，这不足以成为自己地位优越的原因（他自己也明白）。然而，这时他无疑是承认自己有这种优越性的，并且认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他就会觉得委屈和不满。恰好，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有人对他表示得不够尊敬，他不得不体验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陪审员当中有一位是涅赫柳多夫的熟人。这位就是彼得·格

^① 旧俄按资本大小规定商人的等级，共分三等。